

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」本是人生的正常途徑。誰說這是不對的呢？但有些事情總是出人意外的。

昨日傍晚，本疏於音信的甲城的叔叔，突然打來了一個長途電話，和母親喃喃咕咕的講了半天，當母親掛上電話，回過頭來朝着我劈頭就是一句：「明天，妳不要出去，叔叔和一個客人要來我們家。」嗯！這就奇怪了，叔叔要來和我出不出去有啥關係。我歪著頭，想一想，不對！問題準出在這位所謂的「客人」身上，本來嘛！女孩子的心何止於細緻，恐怕還是最敏感的了，尤其這幾天，同學紛紛來信告急，不是「說媒」，就是「相親」，風聲相當的緊迫，經過這麼一揣摩，我想事情大概也是八、九離不了十。

今晨從一睜開眼，計劃了好幾次的逃亡，皆被母親識破，只好把已伸出大門的腳，趕緊收了回來。既然無法越雷池一步，望着壁上的鐘，兩針慢慢的會合又分開，指向約定的十點了。好吧！我橫下心，鼓起「氣壯山河」的勇氣，倒也想看看這位聞說是「年青有『尾』，英俊『稍傻』」的先生的廬山真面目。

一串鈴響，把我驚得從沙發上跳了起來，母親穿過房間去接電話，喔！原來並不是門鈴，豎耳傾聽他們的對答。什麼！一行早已到達咱們這小鎮……正在跟一個商人洽商……一個鐘頭以後才來，要我們先準備、準備！……真是的！這有什麼需要準備的。想不到這苦刑，還得延長一個鐘頭呢！

半個鐘頭過後，叔叔又來了電話，看着母親拿起聽筒，我緊張得不敢吭氣，好不容易他們講完了，母親吩咐我說：「叔叔自己等一下就來，那位客人因有要事先走了，不能來。」

謝謝老天！我長長的舒了一口氣，窗外的藍天顯得特別的可愛，可是，繼而一想，這位先生可真該死，既約了人，又失了約，徒來一個虎頭老鼠尾，空把一場虛驚與人受，這又是何苦來哉！

來說媒

成吉思汗說：「士卒們，天下有一個最善良的女人，她就是你們每個人的母親。」的確，我的母親，就是這樣一位賢淑、慈善、熱心公益的醫師、議員兼婦女會長。

自從我們六個小淘氣先後降世以來，不知使母親增添了多少麻煩，然而母親總是毫無保留的、細心的照料我們、撫育我們，使我們的軀體粗壯結實；使我們的學識廣泛充實；我們就好像是培植在溫室裡的嫩苗，經園丁細心的栽培，個個都欣欣向榮。我的母親，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的薰陶和醫學教育的栽培，具有深遠的眼光、崇高的理想、廣闊的胸襟。平素教導我們，着重身心的平衡，所以她從來不逼迫我們「死讀書」，因為她也是過來人，知道「死讀書」的後果，無非是「讀死書」甚至於「讀書死」。母親常常鼓勵我們要與大自然多接觸，每逢學校放假，母親往往準備了豐富的野餐，讓我們集體到野外去活動，舒展身心，大家蹦蹦跳跳地盡情的歡樂，母親醫務忙，她的時間幾乎都被病人佔了去，偶而才陪我們去一次。她告訴我們，她在台北第二高女的時代，喜愛運動，特別是加強體能適應的運動，用以增強各部份肌腱，並使其能充分伸展，她曾保持一百公尺賽跑和推鉛球的全校冠軍記錄，一直到她畢業，以她這樣優秀的體格，使她毫無阻礙的完成了醫專教育，甚至於使她勝任了現在濟世活人，不分晝夜的醫療工作和一般的社會服務。的確，母親的精神够充沛，身體够康健，非一般婦女所能比；她所以勉勵我們要常常到郊外去活動，就是這個緣故吧。

母親教導我們是多方面的；每當我們從少年過渡到青年的這個階段，身體上開始有了顯著的變化，於是母親便會個別的指導我們，給我們灌輸青年應有的準備和青年期的生理現象等知識，使我們能順利的進入青年期，也將不致虛度寶貴的青年期。在學業方面，母親對於物理、化學、數學等有相當的基礎，她和父親一樣，成了我們共同的「家庭教師」，所以在我們家無需化費去請家庭教師，也毋須讓孩子們去參加惡性補習，我們秉承父母的教導，年長的指導年幼的，以先知覺後知，自然而然的

# 我的母親

，在我們的家庭裡充滿了濃厚的「學術自由」的氣氛；我愛家，我更真誠地愛我的父母。

屈指算來，母親懸壺濟世已廿餘年，積廿餘年的經驗，救活了上千的垂死病人，醫治了數十萬個病例，使多少人恢復了健康，享受昔日的快樂的生活！開業醫師實在是够辛苦的，半夜三更，按電鈴，找大夫是常有的事；可是母親常說：「濟世活人，樂在其中。」前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——母親節，母親爲了使治療中的病人能早日康復，她放棄了這一個假日，欣然如平日一般認真地執行她神聖的職務，遲至夜晚十一時許，才放下聽診器，收拾了手術器具和白衣，結束了這個發人深省一日。次日凌晨二時，我正在夜讀，蟲聲唧唧，大地顯得格外靜謐，突然鈴聲大作，心想：該又是急診！我悄悄地走下樓去，把候診室的燈鈕亮，開了門，但見十餘個少年正圍在大門口，其中一個少年垂下了頭，用手帕裹着臉面，鮮血還點點滴滴地透過了手帕的下角滴落在地上，另一個少年哭喪着臉，頭上長了個大包，不消說，這就是無知的少年「械鬥」的下場。我把他們引進了候診室，這時媽已穿上了白衣，準備給這些少年朋友「開刀」（兼有「開導」的意思），她一面用心的給那二個少年敷藥裹傷，一面以溫柔的聲調，給在場的十餘位少年朋友講述我們古代曾子六孝的故事、以及論語中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」，「父母唯其疾之憂」的大道理，要他們眼光放大一點，不要憑一時血氣之勇，亂了自己的前途。母親把那二位少年的傷用繃帶和膠帶裹好了，母親看了他們那兩敗俱傷的可憐相，既好氣又好笑，特地要他們倆並站在大鏡子前面，少年們由於平日崇仰母親的德望，還有母親嚴肅端莊、充滿了熱愛的面孔，感動了他們，那兩位很難爲情的互相瞟了一眼，然後遵照母親的意思並立站着，面朝着那面大鏡子，彼此觀摩了好一會，禁不住地哈哈大笑，其他當時來充當配角的少年朋友，也引起了共鳴，於是祥和的氣氛充塞了整個診療室。母親見他們深自懺悔，而且善意地接受勸導，母親臉上流露出會心的微笑，接着開了二日分的消炎藥，分別交給他倆按時服用，時間不早了，母親打發他們趕快回去各自溫暖的家，不要再讓父母操心，今晚的醫藥費算是給這些少年朋友們改過

自新的獎品。這些天真爛漫的少年們，一個接着一個很恭敬的向母親謝別。後來母親告訴我，這些少年大都家境富裕，可惜由於他們的家庭組織不完整，影響了他們身心的平衡，漸漸地耳濡目染，自甘墮落，精神與軀體失去了調和，隨波逐流，於是釀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。這個感人的一夜，使我得到了很多的啓示，尤其母親把她最偉大的愛毫不吝嗇地施捨，把這些少年從罪惡的邊緣拯救過來，並且感化了他們，這個感情和理智熔合的情境，是何等的真切動人！

我的母親在議會，從不胡亂發言，綜觀母親過去的備忘錄，可以看出她做事有計劃，所以在議會處理議案，有條不紊，頗爲大家所敬重。母親在任期中，曾爭取完成了一座貫通東西的水泥大橋，爲鄉里帶來了繁榮。我還記得，當初地方士紳要推母親爲籌建委員會的主任委員，出乎意料的，被她婉拒了。母親向來對爸爸體貼，可以說是無微不至。她們彼此敬愛，爲了這件事，母親特堅推爸擔當此項職責。母親對我們說：「一個家庭，必須有一個家長，才顯得有秩序，否則羣龍無首，各走極端，還不如沒有家庭的好，做一番事業也是一樣，所以我要你們父親擔當這個職責，我從旁協助他。」這深具哲學意味的一段話，到現在還深深地銘記在我的心版上。

母親的婦女會長職，可說是服務性質，義務爲大眾調解糾紛——特別是婦女的家庭糾紛。一個家庭發生了問題，往往有極複雜的內幕，在調解以前，需要詳細研究該案的整個系統及所牽涉的許多問題，然後才能着手進行，舒展開導；其他有關婦女權益保障的問題，也是煞費周章的問題，所以婦女會長的人選，是極爲慎重的。

母愛，是多麼地偉大，浩瀚無邊，天性自然的愛，她沒有虛偽！母親，是多麼地崇高，她無條件的賜予，她寧可犧牲時間、犧牲精神、甚至於她軀體的一部份，來成全我們、撫育我們。母親賜給我們的，是無量數的愛，欲報此無量數的愛於萬一，豈能不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？」

際此一年一度的母親節（今年是五月十二日），感於母親的偉大，謹爲文以述所懷，並藉以向母親申致最誠摯的敬意。